



〈 回禮 〉

自從那次櫻花樹下賞花喝酒之後有好幾天沒看見霧紙了，不知道她最近過的怎麼樣？宿醉的嚴不嚴重？

好在那次是平平安安地將人送回家，卻免不了被顧家的紙人給一陣圍攻(與其說圍攻不如說像是在玩)，而霧紙則依舊安穩的睡在手心絲毫不受影響。

順著紙人的牽引才找到對方平時收納棉被的位置，費了一番功夫才將霧紙和棉被一併放在塌塌米上順帶幫她蓋被子，即便畫面看起來挺詭異，但考量對方可能睡醒會著涼才有此一舉。

2 「說真的咱還真沒想過霧紙的酒量會差到不可思議。」喃喃自語。

——雖然她喝醉的反應挺可愛，但未免也太迷迷糊糊了吧？要是碰到壞人該怎麼辦？

走在街上自言自語。

那時被霧紙酒醉的反應嚇得來不及思考，事後回想才驚覺對方真的很不會喝酒。

她也才喝個一杯半且是小小的酒杯，這樣都能喝醉著實講挺不可思議，轉念一想，畢竟她是紙的付喪神或多或少有被影響吧。

「嘛、暫且不說這些，情人節的回禮咱該送什麼給她比較好啊？雖然巧克力是有準備啦...但是霧紙會不會收啊？」

——尤其是告知她有關情人節的知識後她還會那麼傻呼呼地收下嗎？不會又變成紙娃娃躲起來吧？

托著下巴思考。

殊不知旁邊路過的民眾早已把他當成神經病似的閃得老遠。

——即便做了巧克力卻猶豫該不該給對方，不是沒想過用它當作回禮，只是一想到霧紙看到巧克力可能會刺激過度而變回紙娃娃就不是自己的本意。

「想那麼多也沒用，乾脆直接去她家問問看她想要甚麼回禮吧。」

想到就做，很乾脆地往霧紙家前進。



「唔嗯.....咱這樣算是不請自來吧，會不會給霧紙帶來困擾哪？」

站在門外有點苦惱的該不該敲門。

「~！」

霧紙抱著被子，沒想到一打開門就發現有人站在外面，嚇了她一跳。

「...欸？霧紙？」

眼前的門忽然被打開猝不及防地嚇了一大跳，像是做了甚麼虧心事笑得有點尷尬。「哟、咱是不是打擾到妳的睡覺時間哪.....」

「啊，阿式！」

霧紙把差點掉到地上的被子又好好地抱回胸前。「不會，只是想趁天氣好曬曬被子。」她輕輕

地笑著。

「這樣啊、咱還以為是不是我聲音太大吵醒妳之類。」

聽她只是出來曬被子而鬆口氣。

「是說妳身體還好嘛？還有沒有不舒服？雖然也有段時間了，不過咱還是有點擔心哪。」為自己的粗心苦笑不已。

「...呃？嗯？」

霧紙頓了頓。

其實自己起來後並沒有什麼大礙，應該說有些搞不清楚狀況，而比較擔心的是自己是不是給對方又添了麻煩。「不要緊。」

「還好沒事，說真的咱第一次看妳醉成那樣真的是被嚇到哪。」

不知道霧紙此時在想甚麼，僅是照之前的回憶回顧。「一直拿著酒杯傻笑還繞圈圈差點撞到櫻花樹，咱要送妳回去時，妳倒很乾脆地直接變成紙娃娃就地而睡。——那麼迷迷糊糊可不行哪、不過確實是省下咱不少麻煩就是。」

畢竟揹一個人回去總比拿紙娃娃回去來得費力且又會被人給誤會。



「哎哎！對...對不起」

聽到阿式說的霧紙真的是完全記不得，只記得阿式的酒甜甜的很好喝。總覺很抱歉又丟臉的，霧紙把被子抱得更緊了，好想用被子把臉摀起來呀！

「這沒什麼啦、真要說的話也是咱自找吧，咱還得對妳說聲抱歉才對。」

摸摸頭安慰似乎開始慌張的霧紙，輕輕一笑。「沒有察覺到妳那麼不擅長喝酒還硬要妳喝是咱的不對。」

——不過也多虧霧紙喝醉讓他見識到不少有趣的反應就是。

有點壞心眼的想著。

雖然阿式看起來好似不太在意，不過霧紙依然覺得挺愧疚的。

這時突然注意到阿式是否來到自己家門前好像站了一陣子，趕緊往旁邊站了站。「阿式，要不要先進來坐坐？我馬上就把被子晾好了！」

「唔嗯.....」

按道理應該是順著對方的提議進去屋內等她回來，轉念一想，倒不如幫她弄一弄就能早點回來。「咱也來幫妳吧？多個人弄很快就能回來了。」

話說回來這棉被是要拿去哪邊曬啊？



「沒關係，只是在後院而已。」

霧紙指了指房子後面，那後面有一小塊空地，霧紙通常會在那裏曬被子或自己也順便曬曬太陽。

「喔喔！那樣的話咱就先進屋內等妳回來吧。」

聽她說只是在後院而已，那自己就別多此一舉了。「正好咱可以跟那些顧家的小紙人玩玩，霧紙妳先去忙吧，晚點見咧。」

「嗯嗯。」

霧紙匆匆的跑到後院去，簡單的把被子批在原本就架好竹棍上，不過一會兒就折回房內了，正

看到小紙人不安分地又開始拉著阿式的頭髮和衣服「啊」

「回來啦？」

擺弄小紙人和霧紙揮揮手打招呼。

剛進屋內沒多久就被小紙人給團團圍住，說真的每次看它們很歡快的繞著轉總讓自己產生跟小狗們玩的錯覺。

待霧紙一回來少部分紙人飄回她的身邊轉，輕輕點著仍抓著自己的紙人，略為感慨。「這些小東西可真活潑哪。」



「嗯。」

霧紙輕輕揮著小紙人。「它們...有點調皮。」霧紙不好意思地笑著，小紙人通常直接反映自己的心情畢竟是自己的妖力，不過這說出來有些害羞還是別說好了。

霧紙把原本就在火盆上煮熱的茶水到了一杯給阿式，家裡有客人的感覺依然讓她感到開心又新鮮。

「調皮是還好啦，咱倒覺得那些會動的小東西很可愛哪。」

點了點小紙人的頭讓它離茶杯遠一點，伸手接過茶杯喝了一口後才熊熊想起今天的目的，而一激動差點就被茶水給噙個半死。

「咳咳、.....咱差點就把這件事給忘咧，」

面對霧紙疑惑的目光，撓著臉頰解釋。「就是那個情人節的回禮啦，咱今天來找妳就是想問問看妳想要什麼。」

「情人節...回禮？」

聽阿式一說，霧紙想起了自己情人節當天做的蠢事，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麼，有些不知所措的咬咬嘴唇把視線放在自己的茶杯上了。

「沒...沒關係，我...沒有什麼...嗯」說話都變得有些結巴了。



「那可不行喔，」

裝作苦惱的樣子。「咱好歹收了妳的巧克力若沒有回禮的話也說不過去，今天可是白色情人節哪。」

霧紙八成是想到那件事而整個人都臉紅了，看著茶杯輕聲細語。

「況且咱不是說過巧克力其實有分很多種意思嗎？所以霧紙妳就別介意啦，咱是因為不知道要送什麼所以才來這問妳。」

見霧紙仍緊張不已只好摸摸頭安慰。



「咦？...嗯嗯。」

霧紙想了想,怎麼不太記得阿式說過，會不會是酒喝多了記憶也不好了。



「那...我想想。」

霧紙開始認真地想著，她看看四周，家裡好像不缺什麼，話又說回來她從來沒想過自己想要什

麼，只要可以到處看看新奇的人事物，她就很開心了，嗯...霧紙陷入了沉思，腦袋中卻勾勒不出一個影像來。

「慢慢想也沒問題喔。」

畢竟是自己忽然提起這回事，她一時片刻想不到想要什麼是預料之內。

等著霧紙的回應一邊拿起廢紙依照她之前教導的方式慢慢摺，一邊跟她閒聊與妹妹相處的事情。

「記得咱以前問妹妹想要什麼的時候，她總會想很久，久到我都快忘了這回事時，她才跟我說她想要出去玩。」

慢慢地伸展紙張，一個小紙鶴毫髮無傷地完成。「所以不一定要甚麼實質的東西啦，只要是咱能做到的都可以喔。」



「啊！」

霧紙看著阿式成功摺出的小紙鶴開心的笑著，不會拉壞真是太好了。妹妹呀，阿式真的是個很棒的哥哥呢，霧紙摸摸茶杯。



「...那阿式有想要的東西嗎？」

一時也想不出來想要什麼，霧紙反而有些好奇阿式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想要的東西喔？」

沒料到霧紙會反問自己而愣了一會，將小紙鶴放在霧紙的手中，輕輕地笑著。「咱想要的很多喔、只要能讓妹妹開心的禮物都會想要吧。」

這麼說回來霧紙現在的髮色現在是黑色的哪。——莫名地覺得很親切。

「比起想要的，咱更喜歡看人收到禮物時開心的模樣了。」

下意識地又給霧紙摸摸頭，弄得她滿臉疑問的看著自己。



「喔喔。」

霧紙捧著紙鶴，輕輕地托了一下，紙鶴便開始振振翅膀在空中飛來飛去。「看到大家開心會覺得暖暖的呢！」

霧紙被摸的有些不好意思「嗚嗯。」

到底想要什麼呢？霧紙想著，她喜歡可愛的東西，或是沒試過的事物，交朋友...嗯嗯，霧紙突然覺得不是很了解自己。「嗯嗯...」

「看妳苦惱成這樣感覺像咱在欺負妳似。」

而事實上也的確是在欺負她無誤吧？不住笑了出來。「這下子妳得好好想想自己想要什麼了，畢竟是難得的禮物嘛。」

望著半空中被霧紙注入妖力後得以飛舞的小紙鶴，略為感慨。「不得不說咱每次看妳使役紙人時都會讓咱想到陰陽師。」

「陰陽師？」

好像聽過這個詞，但是並不是很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職位，霧紙歪歪頭，看著自己的紙人和那

小紙鶴又看看阿式。



「嗯——簡單講就是一群會使役五行和式神的靈能力者吧？」

陰陽師的事情絕多數都是聽妹妹提起才略知一二。「以紙為主的陰陽師雖然很少但不是沒有，他們多半在紙張內注入五行能力，讓每個紙人都有不同屬性，如果運用的好在戰鬥方面會變得很詭異多端。」

不知道這樣講會不會讓她聽得懂。

「順帶一提，咱的妹妹也是擅長用紙作戰的小陰陽師，所以咱每次對上她都會被打的很慘就是。」

「喔喔，感覺好厲害呢！」

霧紙沒有碰過陰陽師，總覺得很想看看它們是如何運用紙張的，也許也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技巧，不過，陰陽師是不是也算是除妖的人呢？



「阿式的妹妹也用紙嗎？」

霧紙笑著，很難想像阿式慘敗的樣子，畢竟阿式給的感覺本就很厲害。

「不過咱得說如果碰上陰陽師的話能躲就躲吧，陰陽師多半對怪異很不留情面且脾性古怪，只有少部分的人才會和平共處。」

不是危言聳聽而是親身經歷，光是回想起來就覺得頭痛連帶臉色不甚很好。

「她確實比較擅長用紙作戰和放結界什麼的，算是一個全方位的小天才吧？」

——尤其是睡覺的時候戰鬥力特別驚人。

喃喃自語的同時將口袋內的餅乾糖果拿出來當作點心招呼霧紙一起吃。

「喔...」

聽了不免有些難過，看來要和陰陽師做朋友挺難的。



「阿式的妹妹也很厲害呢！我也只會讓紙人動動或變強韌。」

霧紙接過糖果，好想多學習一些有關紙的法術，不過自己不知道學得來學不來。

「這話還是別說給她聽吧，不然那個小傢伙會得意忘形。」

似是想起什麼而忍俊不已。「況且咱也不覺得霧紙會比她差喔！」

給她摸摸頭又是碰碰活靈活現的小紙人，笑著。「霧紙的小紙人很有活力，能把紙張運用得如此有生命力的大概只有妳吧。」

「話說回來霧紙若妳想不到要什麼禮物的話，要不跟咱去街上逛逛怎麼樣？或許會遇到想要的也說不定。」

想來自己待在別人家那麼久，又見霧紙似乎想不到想要的就乾脆提議著，要是再決定不了就乾脆把準備好的巧克力送給她吧，反正有用冰給它冷凍著，一時間也不會融化。



「嗯...好。」

雖然有些不好意思，但霧紙真想不到想要什麼，也許上街看到一堆稀奇古怪的東西就會想到了

吧！而且阿式在這住得比自己久，也許知道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店家，想到這不知為何霧紙感到很期待。「阿式在帝都很久了嗎？」

「有幾年了吧？咱也跟妳一樣是從外地搬到帝都的喔。」

跟隨她的腳步走出屋外，戶外天氣依舊晴朗，是個蠻適合外出走走散步的好日子。

——但是究竟要帶霧紙去哪逛逛啊？

自己不是一個很好的導遊這點是有自知之明，或許對霧紙而言去哪邊應該都會覺得很新奇，想了一會還是先問對方的意見。「霧紙妳現在會餓嗎？要不咱帶妳去咖啡廳吃點東西？」



「不會，我...我想四處逛逛。」

霧紙期待的看著阿式。自己來到帝都後活動範圍也不是很大，雖然假日都會去轉轉但也不太敢亂走。現在和阿式一起逛，也許看到小花小草還可以問問他。

「嗚嗯、...因為每個區域的特色不同，咱一時間還真不曉得該帶妳去哪逛逛才好。」

難得看霧紙那麼期待但自己真的是挺不會帶人逛街的。

「不如這樣吧，咱給妳介紹一下附近特色，若妳有比較好奇的地方咱們就去那邊怎樣？」

想了想，取一個比較折衷的方式稍微介紹。

「這附近因為比較多西方旅人會來這參觀，其實是有不少專門兜售西方文物的店鋪在附近，或者是隔幾町有雜貨店和花店，對面有書鋪可以免費閱讀，旁邊就是咱之前帶妳去看過的紙店，在隔壁些是吳服店。」

依著自己平常兜售糖果四處跑跑的經歷介紹周邊，也算是讓霧紙認識一些自家附近有什麼，往後家裡有缺什麼的話也能外出採購。

「如果不想逛的話往這直走到底有間神社是可以去參拜參觀，不過去的時候得先爬一條長不見頂的樓梯就是，如果碰上祭典節慶的話神社附近可熱鬧著，會有許多小攤販都會趁此出來擺攤。」

末了，補充自己平日的習慣。「咱的話大多都比較常去神社逛逛啦。」

「喔喔！」

霧紙認真地聽著阿式介紹，原來自己家附近有這麼多店面，「嘿嘿，紙店。」自從阿式帶她去過紙店後霧紙有事沒空都會往裡面跑。花店倒是沒去過畢竟還有機會買花。



霧紙跟著阿式的腳步東張西望的看著，「祭典？」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剛來，好像還沒有看過祭典，霧紙好奇的想像那會是什麼樣的情景「阿式去過祭典嗎？」霧紙問道。

oO(果然一提到紙店她的心情就會變得很開心哪)

看著她一聽到紙店露出開心的模樣連帶心情跟著變好。

「有去過喔，如果真要講心得的話應該可以歸類成大夥吃吃喝喝，一起玩鬧的盛大宴會吧。」

平心而論就自己幾次參觀的心得下來，比起說是祭典不如說是宴會來得貼切。「有許多有趣的遊戲攤販和好吃的小吃店，蘋果糖也是祭典裡特有的甜點之一，每當這時候居住這的人幾乎都會來神社參拜。」

「從前的祭典是為了取悅或祭祀神明才有的莊嚴儀式，是最近幾年才比較親民化，多了許多有趣的攤販和小吃店，但在壓軸部分仍有巫女出來跳神樂舞為人民祈福。」

瞧霧紙好奇的模樣稍微解釋。

「——說回來感覺霧紙應該就蠻適合跳舞吧，畢竟妳給人的感覺很輕盈。」提到神樂舞就突發奇想的說出想法。

霧紙聽的眼神都閃閃發亮了，聽起來好熱鬧好開心，霧紙轉頭看向前方，「...好棒呢，」好想去參加，蘋果糖聽起來也好吸引人。



「我...我不太會跳。」

雖然有時會跳舞但也都是趁著沒人的時候跳的，有人看實在太害羞了，而且，嚴格說起來自己只是喜歡在微風中順著氣流擺動。

「雖然祭典幾乎是每個月都有，但是規模比較大的祭典好像要過幾個月才開始...」

稍微算一下時間。「霧紙如果想參加的話可以等到夏季喔，夏天是祭典最活躍的時段，到時就跟朋友一起去玩吧。」

不知不覺成了導遊。

若能讓霧紙多了解節慶，往後她跟朋友出去玩就不會那麼懵懂。

「所以妳其實是會跳只是不太熟囉？」

不熟可能是主因，但以自己對她的了解應該不只如此，輕輕地笑。「或者是太害羞不敢在人前跳？」

「夏季嗎？」

霧紙在心中盤算著到時得把時間空出來，要是再錯過了就太可惜了。不知道阿式到時候有沒有空，霧紙看看阿式，到時候來問問他吧。



「鳴...」

被阿式說中了心聲讓霧紙有些不知所措，「都...都有。」不過，霧紙還是誠實的回答了。

「但是咱蠻想看看霧紙跳舞的樣子啊。」

這樣講的話肯定會給她帶來困擾，不過自己是真的挺好奇霧紙會怎樣跳舞呢？

「感覺應該會是有 many 小紙人跟著一起舞動的樣子？很隨心所欲、嗯——就像是西方說的什麼、小精靈之類？如果是霧紙的話倒也蠻像就是。」

又無意識的摸摸霧紙，若有所思的喃喃自語。



「鳴...，我們還是繼續...」

雖然阿式想看但霧紙還是沒那個勇氣在人面前跳舞，不知所措下只好轉移話題。

頭一轉，看見兩個女孩子正聊著天走過，霧紙的注意力一瞬間被吸引了過去。

「...」

其中一個女孩用著漂亮的緞帶綁著麻花辮，小時候一直很希望也可以有機會讓奶奶幫自己綁辮子，但苦於那時妖力薄弱短髮根本長不長，雖然現在有嘗試過卻怎麼也綁不起來了。

「好好，咱們就別提這事吧。」

反正自己也是隨口說說，若是霧紙真的答應的話他反而會被嚇到吧。

順著她的意思轉移話題卻發現對方的目光正專注著一對剛剛經過的女孩們。

「霧紙？」

東瞧瞧西看看，只是個很普通的女孩子沒有什麼特別地方啊，為何她會看得那麼入神。「怎麼了嗎？」



「...啊！沒...沒什麼，」

霧紙愣了一下才回過神，她不好意思的拉拉自己的頭髮。有些猶豫，不過阿式的話應該不會笑她吧。「只是覺得...會綁辮子的女孩很厲害呢。」她軟軟的笑了一下，放開自己的頭髮。

「會很厲害嗎？」

見霧紙掬起自己的黑髮若有所思，看了她一眼，又再望向漸行漸遠的女孩們，皺著眉頭，還是看不出來霧紙口中的厲害是指什麼。

——不就是綁個頭髮嘛、咱也會啊。

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尋求解答時，只見霧紙已經悄悄地放開自己的頭髮，雙手垂放兩側，才隱隱約約察覺到對方口中的意思。

「要綁的話咱也會喔。」

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又引來對方的好奇？像是咱居然會綁女孩子的髮型什麼之類...。

雖然不是很清楚緣由，但若是霧紙希望的話這點小忙自己是能幫忙的。

「如果霧紙妳想的話咱可以幫妳弄得跟剛剛那個女孩子一樣」

「阿式也會綁嗎？」

霧紙看著阿式短短的藍色頭髮有些佩服，自己明明是長頭髮卻只會用紙緞帶紮起來，要綁什麼花樣都不會，也不好意思問別人就這麼綁了好一陣子。



「.....」

霧紙猶豫了好久，雖然很想要辮子但請求別人幫自己綁實在有些害羞。可是阿式看起來並不在意，嗯...「...那，那可以麻煩阿式嗎？」

oO(原來霧紙是想換髮型啊，怪不得她剛剛會一直盯著那兩個女孩看。)

這下子總算明白霧紙先前的舉動究竟是什麼意思，莫名地，覺得這樣的她實在有夠可愛而忍俊不已。

「咱當然會綁囉，以前都是咱幫妹妹綁頭髮的。」

相當自豪的回應。「如果霧紙不嫌棄的話我很樂意幫妳綁喔。」

伸手摸摸霧紙的頭讓她別那麼緊張，又看看她那紮在一側的白色緞帶，側著頭，提出建議。

「不過在綁頭髮前得先準備一下東西才行，剛好離這不遠處有家飾品店，咱們先過去看看吧。」

「嗯！」

聽到阿式答應，霧紙開心地忍不住笑了出來。也又一次覺得阿式真的是位很棒的哥哥，會帶給妹妹點心和小玩意兒還會整理頭髮，霧紙都有些羨慕了。

「...？」

霧紙摸了摸自己白色的紙緞帶跟上阿式的腳步，不知道阿式想要準備什麼，不過也想去看看也就沒說話了。

「因為要綁頭髮的話勢必得準備梳子才比較好梳理，且又不會讓頭髮打結，綁頭髮的時候也不會弄痛妳。」

察覺霧紙面露疑惑的樣子稍微解釋，又指著白色緞帶。「還有啊、既然都要去飾品店看看，咱想說乾脆再幫妳在買幾個緞帶或是飾品搭配著用。」

照著妹妹生前所說要對女性好一點為準則，倒也不覺得哪邊奇怪。

「既然是女孩子就好好善待自己吧，多點飾品打扮一下也很好。」

「喔喔！」

霧紙想想自己有梳子不過好像很少用，頭髮也好像總是有些翹翹的就往外跑了，總覺有些慚愧。

「阿式懂得很多呢。」

霧紙佩服地說，完全沒發現是自己對於女孩子外表的了解和理解太少。

不過以一個男性而言，阿式真的懂很多呢，霧紙有些疑惑但也沒有懷疑就是了。

「與其說懂得多不如說是咱的母親和妹妹老是一直跟咱提吧，聽久了也就知道不少。」

——不過也因為這樣倒是被人叫娘娘腔什麼的也不少就是。

聳個肩，笑而不語。

很快地來到那間飾品店門口，在準備推開店門前故作神秘地向霧紙表示。

「一會看到可別嚇傻喔。」

推開門，琳琅滿目的裝飾用品盡收眼底，店內的飾品還很貼心的區分西式及和式，大大地縮減尋找飾品的時間。

「霧紙妳就隨意看看吧，看喜歡哪個跟咱說吧，有好奇的東西也可以問問喔。」

先帶她到擺設梳子的架上挑了一個木製梳子後，看她對四周充滿好奇，很乾脆地放霧紙去認識環境。

「...」

原本看阿式故作神秘的還覺得有些有趣，沒想到門一打開裡面盡是一大堆漂亮的小東西，霧紙忍不住這個也看看那個也摸摸，轉的眼睛都花了。

霧紙晃來晃去最後還是在緞帶那區停了下來，有好多漂亮的緞帶讓她目不暇給，想想自己的好像真的挺陽春的，不過要她挑一個她卻無從下手。

「喜歡的話先試紮看看吧？」

晃了一圈回來只見霧紙在緞帶那區停留許久，上前拍拍她的肩反倒讓她嚇了一大跳，尷尬地笑。「光是用看的是沒辦法挑到適合自己的哪，這邊的老闆人很好，連鏡子都有幫客人準備隨時都能看裝飾後的效果。」

指了一邊掛在架子上的鏡子示意霧紙可以去看看。

「...嗯嗯。」

霧紙伸出手猶豫了一下，拿起一條白色蕾絲的緞帶和紅色的緞帶，往鏡子移動，稍稍比了一下，霧紙放下紅色緞帶，轉身看著阿式，看來是挑好了。

可能一下子不適應這麼多繁華的飾品，霧紙選了這條樸色的蕾絲緞帶。

「都難得來了怎麼還是選白色？」

看她拿著兩條顏色的緞帶去比較，隨後選了那條白色蕾絲緞帶，似乎是不想給自己添麻煩。不過緞帶本身就不貴，於是乾脆地將霧紙方才放下的紅色緞帶拿起來，然後拉著她去櫃台結帳。「兩個都買吧，這樣就不用猶豫啦。」

「哎哎！可是…」

來不及回應就被阿式拉去結帳了，感覺還真新鮮，第一次有人帶霧紙出來買東西。而原本有些不好意思，但看到阿式明明是男孩子卻拿著緞帶來結帳，不知為何，霧紙小小笑了出來。



「怎、怎麼了嗎？」

不明白只是去結帳而已怎麼霧紙會忽然笑出來，但可以看的出來對方並無惡意，只是很單純地像是發現什麼有趣的事情而露出笑靨，莫名地，覺得有些害羞的撓撓臉頰。

「」

霧紙笑著搖搖頭，看阿式有些害羞也好新鮮。

待阿式結完帳走出店家，霧紙東張西望，不知道接下來應該要去那裏比較好。

「東西也準備好了，接下來咱們去找一個能坐著休息的地方吧。」

雖然很好奇霧紙究竟在笑什麼，但直覺告訴自己還是別追問比較好。「不過既然要綁頭髮的話霧紙妳應該很不習慣在人多的地方弄吧？」

看她光是拜託自己幫忙弄時就滿臉通紅，若去咖啡廳那邊坐著綁頭髮的話肯定會被人關注，而這情形可能會讓她更不知所措。



「嗯。」

霧紙點點頭。

雖然只是綁頭髮但被人盯著看感覺挺奇怪的，不過一時霧紙也想不到要去哪落腳比較適合。

「要不咱們去公園怎麼樣？」

去咖啡廳顯然不可能，回霧紙家的話離這又有點遠，左思右想才熊熊想起這附近確實有能讓人休息且放鬆心情的好場所。

「那邊的話霧紙妳或許會很喜歡喔，畢竟放眼望去都是樹木和花草，是一座蠻親近自然的休閒環境。」

「好的！」

這附近有公園霧紙還真不知道，同時聽到有花草樹木讓霧紙有些興奮，等等有機會還可以問問阿式有關植物的知識。

霧紙往前走了兩步，有些疑惑地回頭看著阿式「還是…阿式帶路吧。」總覺得自己和帝都相當不熟悉呢！

「瞧妳開心成這樣。」

如此迫不及待的樣子可真像個孩子，下意識又給霧紙摸摸頭，隨後引領她往公園的方向走去。

——記得妹妹以前也很常纏著咱帶她去公園哪……

似曾相識的畫面讓水原式險些失神撞到路人，有些苦惱地笑著，為了不讓旁邊的人擔憂很快打起精神，指向前方公園的入口處。「咱們到囉，等會幫妳弄好辮子在去裡面逛逛吧。」

「阿式？」

霧紙感到阿式好像沉了一下，有些在意，不過那種感覺很快就消失了。

「嗯嗯！」

綠意盎然的景象映在霧紙眼前讓她微微的倒抽一口氣，自己到底為何會忽略這麼漂亮的公園呢？霧紙看到一張石椅便指著問「坐那？」

oO(就知道她會喜歡這裡。)果不其然收到霧紙瞬間驚豔的神情，為自己的選擇感到小小得意。

「好，咱們就去那邊弄吧。」

順著霧紙所指之處來到石椅那邊，為了方便綁髮讓霧紙先坐在石椅，而自己則繞到她的身後將掛在一側的馬尾捧在手中。

「嗚喔...霧紙的頭髮好柔軟哪。」

髮絲滑落手指的柔軟觸感不由得感慨女孩子果然就是不一樣，像自己的頭髮摸起來就很硬。

「咱確認一下，霧紙妳是想綁辮子對吧？」

「嗯嗯，辮子。」

感覺說出來還是有些害羞呢，霧紙頭低了低，上一次有人觸摸自己頭髮是什麼時候了，霧紙忍不住這樣想著。

霧紙記得奶奶幫她整理頭髮時會叫她不要亂動，霧紙也就隨著以前的記憶乖乖地不亂動腦袋了。

「如果會痛的話記得跟咱說喔？咱會注意的。」

得到她的應允後將白色緞帶取下，利用妖力讓手心附著些許水氣讓頭髮有點微濕，一會綁起辮子才會比較好看。

照以前的回憶先用手稍微梳理，大致整理一遍後等會在用梳子時也比較不容易打結，拿起方才買的木梳輕柔地梳著，自知此時半妖的模樣只要稍微不留神是很容易弄傷霧紙，因此比平常要來得小心翼翼。

「~♪」

無意識的哼著曲調，駕輕就熟地把末梢頭髮分成三段依序慢慢地編織，好在霧紙倒沒像小孩子一樣坐不住，憶起以前幫妹妹綁頭髮時她總會很不安分讓自己相當苦惱。

而這樣幫霧紙綁頭髮的景象令水原式相當緬懷。

雖然不知道阿式怎麼做到的，但霧紙感到自己的頭髮沾了水氣讓她有些緊張。

阿式的手輕巧的動作著，雖然很想回頭看但那樣肯定會造成困擾吧，霧紙想著。

第一次聽到阿式哼歌，是不是心情很好呢？霧紙閉上眼靜靜地聽著。

「好囉。」

將綁好的辮子繞過頸肩垂掛在肩上，走回她的面前端詳片刻，才滿意的點點頭笑得一臉燦爛。

瞧霧紙剛剛忽然僵直身體的反應思忖大概是頭髮的水氣讓她緊張一下。「頭髮弄濕一點在綁辮子時會變得比較漂亮柔順，沒事先說讓妳嚇到咱很抱歉。」



「哇...謝謝。」

霧紙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辮子，阿式的手意外的巧呢。

一直一直好希望自己也可以編辮子的願望能實現真的太開心了，霧紙又順著摸了摸辮子，原來要先分成三段在不斷交叉呀，霧紙試著把它記起來。

「阿式...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我想謝謝你」霧紙笑得燦爛。

「妳能喜歡就好。」——能讓霧紙那麼開心真是太好了。

想不到一個微不足道的舉動能讓霧紙如此雀躍，直覺心頭暖暖的。真要論自己得感謝她才是，讓自己有機會回顧那段塵封已久的回憶，連帶看著她的神色變得相當柔和。「只是小事一件而已，不用答謝也沒關係的。」

「是嗎？可是真的很謝謝你。」

霧紙的手一直捨不得離開編好的辮子，也因為開心而臉頰有些紅紅的。

看看時間霧紙發現自己有些餓了，突然想到「阿式我請你吃一頓飯吧」



「好好，咱們一起去吃飯吧。」

雖然覺得霧紙有點小題大作，但既然是她的一番好意實在是不忍拒絕，然而才剛來公園沒多久就這麼出去似乎有點可惜。「乾脆先逛完這公園再去吃飯怎麼樣？不然都進來了，沒去走走蠻可惜的。」

甫一說完，就將她從石椅上牽引起來，示意對方可以先逛逛公園一會再去吃飯也不遲。

「好。」

霧紙順勢站起便往阿式那走去。

差點忘了自己還沒逛過這裡的攤販呢，要是又錯過感覺十分可惜。

雖說是到公園晃晃但僅僅是把幾處重點帶她去認識，像是孩童們遊玩的場所及附近的流動攤販，而壓軸部分自是一處栽種許多樹木及花草的植物園地，逛完一圈後才回到公園入口，手裡還拿了些方才在攤販那買的鯛魚燒，將其分成兩半遞給霧紙墊胃用，畢竟一會還要吃飯不能吃太多以免飯會吃不下。

「唔嗯...那霧紙要帶咱去哪吃飯咧？」

咬著半截鯛魚燒語帶含糊地問著身旁同樣吃著另外一半的霧紙。

既然對方說要請自己吃飯想必應該是有甚麼好場所推薦吧？想想今天的行程幾乎都是自己帶她到處晃，現在由她來當嚮導倒也蠻新鮮的。

「...蓋飯。」霧紙待把鯛魚燒吞下去回答。

前些日子在巷內亂轉發現的小店，雖然店面不大，霧紙卻十分喜歡裡面的料理和氣氛。

領著阿式便往那方向而去，走了幾步才想到阿式會不會不喜歡蓋飯？「...阿式有不喜歡吃的東西嗎？」

「與其說不喜歡，倒不如說咱很不擅長吃辣的食物，那種舌頭辣辣痛痛的感覺很不舒服。」

光是回想那味道臉色就變得相當微妙。

跟隨霧紙的腳步漸漸地看見她所說的那家蓋飯店，與街上店面相比顯得不怎麼起眼且隱蔽。

「那霧紙呢？有不喜歡吃的東西嘛？像是辣的或苦的？」

「嗯...好像沒有...不過也不太能吃辣就是了」

舌頭辣辣的卻很不舒服，而且還要喝水才能舒緩，水喝多了又是另一種不適應了。

霧紙領著阿式進到小店，和老闆點了頭就找了個位子坐下了。「記得這裡的菜色都不太辣」霧紙把菜單遞給他。

畢竟是第一次來這吃飯，很乾脆地選了招牌蓋飯將菜單還給霧紙，待她點完菜把單子拿去櫃台後，伸手招呼並將之前買來的另一條緞帶連同準備已久的巧克力盒交付霧紙手中，若不是看著她那辮子上繫著的紅色緞帶在半空中晃動，差點就忘了今天的目的。



「要是再不給妳的話咱都要忘了這回事咧，喏、情人節的回禮巧克力。」撓撓臉頰笑得靦腆。

「結果到頭來咱仍沒送什麼像樣的東西給妳哪，感覺怪不好意思的。」



「！」

霧紙驚訝的看著巧克力，愣了一會兒接了過去，霧紙笑著。「謝謝你阿式。」



「別這麼說，我今天收到了很棒很棒的禮物呢。」

霧紙晃了晃辮子又拿起巧克力。「我會好好收好的！」大概會好一陣子霧紙都會捨不得把頭髮拆下來吧。

「妳能不嫌棄禮物是對咱最好的回應啦。」

大大地鬆口氣，本來還擔憂霧紙會不會因為之前的事情感到太害羞而不敢收下，好在東西是如願送出去。

「不過巧克力可得記得吃喔，否則妳家的小紙人很可能會把它拿去玩也說不定。」

緩和情緒後又無意識的給霧紙摸摸頭。

結合對它們的調皮印象總覺得這事情真的很有可能會發生，而霧紙自是得努力善後那些小東西們弄出來的殘局。

「我會好好吃掉的！」

霧紙笑著，想想小紙人明明不能吃卻喜歡把自己弄得髒髒的，雖然很可愛卻的確挺困擾的。霧紙把巧克力好好的收好，又被摸了摸頭有些害羞卻挺開心的。

「拭目以待妳吃完的心得哪，畢竟是以咱的口味去弄的在甜度上可能會有差。」

雖然喜歡做甜食但卻對甜食還好，以至於口感不會太過甜膩。

甫一說完，方才點的蓋飯及小菜也剛好送上來。「先吃飯吧，一會吃完咱在送妳回去。」

「嗯！」

霧紙雖然喜歡甜食但也不太敢吃太甜，畢竟太甜又要喝水了。不過聽阿式一說感覺並不是偏甜膩的味道。

霧紙點點頭。

剛好她點的雞肉蓋飯也來了，便拿起筷子先填飽肚子吧。



默默地吃著飯省思，思忖今天的行動各種衝動。

明明只要乖乖把巧克力送給霧紙就好，卻一時心血來潮讓她跟自己出去尋找禮物之旅，即便收穫不小但對霧紙是各種抱歉，畢竟絕多數都毫無目的的瞎逛讓她跟著白走不少。

——咱果然不是當嚮導的料。



莫名地自我厭惡。

能把飯吃的如此戲劇性大概僅此一家。

瞧他吃一口飯表情變化萬千，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是這家蓋飯不合胃口之類，頻頻讓霧紙欲言又止。

「...不合胃口嗎？」

看阿式吃一口飯又是沉思又是皺眉，霧紙有些擔心，是不是太辣或是味道太重了有些膽怯卻還是開口問問了。

「唔嗯？蓋飯很好吃啊，很符合咱的口味哪。」咬著湯匙疑惑的歪頭看著。

不明白霧紙為何會這樣問，瞧她一臉惴惴不安的樣子便想到肯定是自己的表情太有戲而讓她誤解。

「沒事啦，咱只是在想明明自己也不太會帶人去玩卻硬是拉著霧紙妳到處逛，而且多半都是毫無目的的瞎晃著讓妳也白走不少路程。」

畢竟自己的確是不太擅長跟人單獨相處的，自然而然也不會去注意哪邊地方有什麼有趣的特色在，之前向她介紹的地方也僅是因為平常都在那附近兜售糖果得知。

「所以咱剛剛在反省一衝動就不顧後果的壞毛病咧，絕對不是飯菜不合胃口啦。」

「唔。」

霧紙看阿式咬咬湯匙不自覺笑了一下。

「不會的,能和阿式一起到處走走其實很開心的。」

霧紙刮了刮碗，其實他也常常假日漫無目的地到處散步，但一個人亂走有時還是會稍稍膽怯而走在熟悉的路上。「今天有阿式在也去了很多沒去過的地方💐。」霧紙又摸了摸辮子，他還為自己實現了一個小小的心願，霧紙露出暖暖的微笑。

「這樣啊、咱還想說咱這樣會不會給妳帶來困擾咧。」將剩下幾口飯吃完覺得一本滿足。——有機會再帶友人來吃這家蓋飯吧。

如此想著的他抬頭一看，正好瞥見霧紙輕撫垂掛在頸肩的辮子露出淺淺的笑顏，似是被她的好心情傳染般地跟著笑出來。

「那下次咱再帶妳去走走吧？咱也想讓妳認識咱的友人，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傢伙喔！」

相信他們一定會很樂意認識霧紙，因為跟她相處時總能讓人感到很舒心自在，還真不可思議哪。

「嗯！我想認識阿式的朋友。」

霧紙笑著說，阿式的朋友是什麼樣呢？是否和阿式一樣親切？霧紙想著。吃完剩下的飯，霧紙將筷子擺好，衝著阿式笑了一笑就跑去櫃檯把帳給結了。

待霧紙結完帳後跟隨她走出店外，驚覺已然黃昏，不由得感慨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唔嗯、時間也晚咧，咱送妳回家吧？」

禮物如期送到霧紙手中，今天的目的也算達成，實在不好意思讓霧紙繼續跟著自己在外逗留省得被有心人士盯上，想想還是先把她護送回家。

🍌 「晚上...」

霧紙望著橘黃色的天空，總覺時間過好快呀。

「那就麻煩你了。」

知道阿式的個性霧紙也就不拒絕了，而且這樣還可以和阿式再多走走一段呢。

「不會啦，咱應該的。」

畢竟是自己把霧紙帶出來玩，於情於理都該有始有終的將人家送回去。

🌸 「反正回去的路上很無聊，咱來吹草笛給妳聽吧~♪」

想到就做，隨手摘下路邊樹叢的一片葉子放在唇邊輕吹。

興許是吃飽感到愉快，又或者是將禮物送給霧紙後覺得開心，奏著輕快的小曲調的他伸手招呼霧紙跟進，拉拉霧紙的手，步伐歡快地走著，像個孩童似滿臉笑意的向她露出笑靨，不難看出水原式的心情很好。

「嘿嘿。」

霧紙聽著笛聲覺得有趣，開口想問問卻看見阿式心情甚好有些不想打斷也不問了，任阿式拉著手往家的方向走。

雖然阿式比自己高但現在看來卻像個小孩一樣稚氣，霧紙偷偷的想著。

「~♪」回到霧紙的家門前才將笛聲停止，當霧紙拉開門的瞬間那些應聲飛出來的小紙人正繞著她轉，又往自己身上轉，像是好奇方才的音樂從何來，不出一會時間被那些調皮的小東西扯扯頭髮和衣服或者乾脆趴著不放。

「剛剛咱吹的是草笛，」

早已習慣小紙人的舉動倒也無所謂的任它們玩，瞧霧紙露出好奇的模樣將手攤開讓她看看葉子。「顧名思義是以葉子當作樂器使用、是咱的拿手絕活喔！很有趣對吧？」

笑笑著，摸摸霧紙的頭，倒也不覺得方才的舉動有多幼稚。

「只要是葉子都可以嗎？」

霧紙看著阿式手裡的葉子，和尋常的葉子並無二樣，霧紙好奇地想著，原來葉子可以吹出這麼有趣的音樂呀。

紙人們今天特別不安分，可能是因為霧紙一整天都不在吧。

「幾乎囉，不過每片葉子吹出來的音色都不同就是。」

本想教霧紙玩玩但考慮時間問題想來還是下次在教她吧。

是說今天的紙人們真的是有點活力旺盛哪，這不、弄得眼前的霧紙被紙人們團團包圍片刻都捨不得離開。

「肯定是因為妳整天不在家的關係讓它們很寂寞吧。」

看著被弄得有點狼狽但卻仍滿臉寵愛的霧紙，輕輕地笑。「好啦、趕快回去吧，佔用妳那麼多時間真是抱歉哪。」

「不，不會的。」

霧紙努力的安撫紙人，也努力地把他們從身上拿下來，不過幸運的是紙人們倒是沒有去拉扯阿式綁好的辮子，可能是知道主人很珍惜吧。

「阿式回去也小心喔。」

「嗯嗯，咱會小心的別擔心啦。」

輕輕點著黏在肩上的小紙人讓它回到霧紙身邊，正準備返家回去時，狀似想到什麼而又折返回來叫住準備進屋的霧紙。

「對了對了、都忘了要跟妳說白色情人節快樂啊。——霧紙白色情人節快樂！巧克力記得要要吃喔 」

笑笑著摸摸霧紙的頭。「不過下次可得記得查清楚再行動喔，不然又鬧出誤會可就尷尬了，那咱先走囉。」

「嗚...阿式」

被阿式提醒了自己之前犯蠢的行為不免有些丟臉。

「嗯，阿式白色情人節快樂！」

不過...看阿式特別折返回來，霧紙笑著回應。

巧克力也會好好吃掉的，希望到時能捨得吃就是了。霧紙向慢慢走遠的阿式揮揮手，目送他離開。

.....

待離霧紙家有些距離後才拍拍胸口鬆了口氣。

「呼...總算告段落咧。」今日之事果然是各種衝動，好在霧紙不介意他的唐突行動。

雖然當下並沒有感覺但事後回想就覺得緊張莫名，又一次地覺得西方節日實在真是有夠莫名其妙。

若不是聽友人說在情人節那天拿到巧克力的得在這天回禮給對方，他還真不曉得有這麼一個習俗在。

 不過西方國家還真不可思議哪，有情人節又有白色情人節，該不會每個月的14日都有吧？這樣豈不是一年下來得過12次的情人節？西方人可真奇怪哪。如此想著的他慢悠悠地往家的方向回去。

▶▶▶▶